



诗情画意

艺术提升了竹的美,而竹的本质美将与竹相生,高风亮节,千秋永恒。

那片竹

□朱明贵

楼下,小区开发商在几栋住宅楼的中心位置建了一个小亭子。说是亭子,其实没有顶盖,只是以古罗马建筑的某款样式构建了一个半圆形柱桩,如同单面括弧,环抱着圆心冠盖镂空的亭子。亭子周围的地坪是一大大的、一圈可以踱上百步的“圆”,圆周内,社区安装了五六种健身器材。于是,这里早晚便有了从楼上下来活动筋骨、晒太阳、闲聊的人们。当然也可以在这里转圈散步、蹲腿转腕、吊手臂等。

亭子四周,除了当年有序栽下的紫薇、樱花、桂花、玉兰、栀子花、冬青等花草树木青绿芬芳外,那一片当初还不显眼的竹子如今也已枝叶蓬勃。个子更是窜过半圆廊柱,摇曳成小区一道清新洒脱的自然风景。

每当在360度的圆周步道上跑过十来圈,我会伫立在这高高的竹林边,听微风穿过竹叶发出的沙沙声,看晨露未干、朝霞映照下,竹叶、竹枝、竹节的美轮美奂,闻碧色竹林飘拂的阵阵清香。

再细看,那竹叶如一柄短剑,梗是柄,叶是刀,尖如刃,只是像剑却不是剑。每一根竹枝努力前伸,其上又如尺子量定着等距离的一丛丛鲜嫩竹叶,恰到好处装点了一根根修长的竹枝,从而让节节升高的竹子青绿披挂,浑然天成,直插云天。如果你的思维足够丰富,反复凝视这簇簇竹叶的模样,其实她更像一片片夸张的茶叶,而且有不入水便传其香的臆想。果然,在许多爱茶人士家里,甚至在一些星级宾馆里,以竹叶作茶品赏的很多,竹叶的神奇因水的清澈而更加明净滴翠,一杯竹叶茶浸润于生活的空间,清新芳香得令人陶醉。这竹,作茶,香留千杯万盏唇齿间;着色,翠过人间青绿叶万丛。

那竹节,节节相扣,节节向上。节分明,筒亮净,直无弯。那节膊,等距而生,难分秋毫,如同钢箍,等扣于节节竹子之间。那竹,内空灵形笔直,面碧绿,如京城宫殿上的琉璃瓦,经风霜雨雪,飞鸟虫玷,却异常洁净。竹节间生,因空灵击之有声,但无木之实的竹子却很少有被疾风暴雨吹倒的。凭那削风的叶,丛生的林,竹足可以众志成城,力抵千钧风雨来袭,于是,人学竹之高风亮节,立根破岩的刚毅不屈以及高洁等的美誉因竹而生,多少勤廉警示,清政功成画竹以示,古今多少家庭宅第侧栽竹子托福,赋美寄情,足以说明,竹成了人们崇尚高洁清明,追求富足裕丰于情寓意的化身。

其实,并不仅是我会对老家那片竹情有独钟生发诗兴,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写竹吟竹画竹,文房因竹而佳作遍壁。生活因竹清秀生静,明快通灵。苏轼、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大家名人对竹都留下太多的墨宝,一如现代人们对于清明高洁的各种体裁风格的文化表达,他们亦诗亦文抑或描写的“竹之颂”,给了今人欣赏大美优竹的万千化解与无限遐想,如同将竹的空灵唯美扮成一袭绿色舞衣的歌仙,在竹成鸣奏的笙箫笛韵中广抒水袖,婀娜起舞。艺术提升了竹的美,而竹的本质美与竹相生,高风亮节,千秋永恒。



流年碎影

风情写真

现在,老家那片“小果园”无论花儿缤纷,还是树果压枝,永远是我心中最醉人的芬芳。

柿果芬芳

□张义奇

远在家乡射阳河畔的弟弟寄来30多斤黄澄澄的柿子,还打来电话:“今年虽然经历了高温酷暑,但老家的柿子树却挂满硕果,您要多少我就寄过去多少。”瞅着这饱满而扁圆的半熟柿果,母亲的笑靥迭现于我脑海。我一边翻找旧棉胎、旧棉衣准备“捂”柿子,一边构思着2025年新春联——把母亲的名字“梅”生动地嵌入其中。

母亲喜好柿树、爱吃柿果。我孩童时就知道屋后池塘边长着两棵柿树,听母亲说那是1965年她出嫁时,从百里外的娘家带来栽种的,经过外公亲手嫁接后终于结果子了。母亲是当地村里第一个种柿子树的,此后她又从娘家陆续引进和种活了李子、枇杷、西瓜、白扁豆等。

记得我上初三那年,当地粮食忒紧缺,左邻右舍开始砍果树,说是果树占了土地、虫害严重,不如长庄稼能填饱肚皮。母亲把自家梨树、李树、枇杷树刨掉了一大半,两棵柿子树则坚决不动。每年摘下的柿果被母亲装篮送给卫生院的尹医生、供销社的龚大姑、电影队的陶队长……他们都是母亲先后做了三次肿瘤手术时忙前忙后的“大恩人”。母亲还把柿果与兴化、赣榆来的渔民交换鱼虾蟹,让祖母和我们兄妹都吃到丰盛的时令海鲜、河鲜。

柿子是我们黄海之滨金秋最甜的地产水果,而且柿树春夏秋三季几乎都是绿叶常驻。春夏之交,柿树开花,在四瓣星状花朵、嫩黄色花蕊之下,我抱着大橘猫去赏花、闻香、逮蜜蜂,猫儿不停地上蹿下跳,在树枝间腾跃追扑。暑假期间,我们兄妹常在柿树下洗衣服、择韭菜、剥玉米,还呼朋唤友一起听收音机里的《岳飞传》等评书。伞形树冠遮蔽了骄阳,徐徐微风泛起池塘涟漪,我们的暑假多了诗情画意。即使寒冬,东方露出“鱼肚白”时,我也习惯在柿树下朗读和背书,一会儿手捧课本声情并茂地诵读,一会儿像登台演戏那样,对着蜷伏在树杈间的猫咪自问自答。有一次,居然引起一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原来是起早挖田的堂嫂循声而来……

深秋是老少弯腰的丰收时节,母亲忙于摘棉花、收黄豆、晒角干子,中饭做迟了让我们兄妹三人放学后先吃柿子充饥,香甜、清冽、嫩滑的红柿子让我一嚼就甜到心头。“秋来柿果满枝头,一半朱红一半羞。”母亲带领我们采摘泛黄的柿子,我一跃爬上柿树,脚踩着树杈,用剪刀剪下柿子扔在地上,妹妹争抢着分拣装篮,母亲则不停地指挥我:“摘这个,上边的不动,留给鸟吃。”“沙鸥径去鱼儿饱,野鸟相呼柿子红。”晌午时分,喜鹊成群结队赶来争啄这些“美食”,叽叽喳喳扰了我的午睡,我并不气恼,因为终于领悟到母亲的善心美意。大雪飞扬草木枯,那一个个高悬枝头的红柿子分外耀眼,犹如寒冬挂灯笼,点亮了灰蒙蒙的天空,温暖了我们的身心。两年前我调到南京工作,在第一场瑞雪漫舞的清晨,我一踏进办公区大门,就被办公楼前几株柿树上的红果子吸引住,挺拔于寒风黄叶中的它们如同一盏盏、一簇簇诱人的“红灯笼”,正与隔路相望的“人民电业为人民”七个正红色大字遥相呼应、彼此映衬。

六年前,村里为了土地流转搞平田整地,母亲栽的两株柿树结束了不平凡的使命。此后每到柿果上市,母亲总是为缺了柿树而唉声叹气,护理她的阿姨经常揶揄她:“您就像柿子树倔强固执,像柿子表里如一!”弟弟在四年前带着他的一双儿女到老家自留地栽上了两棵新柿树,还栽了黄桃、葡萄、猕猴桃等果树作伴。柿树开花结果了,可是母亲却因疾病去世了。“百舌鸟啼柿园里,果香扑鼻醉人愁。”现在,老家那片“小果园”无论花儿缤纷,还是树果压枝,永远是我心中最醉人的芬芳。

话胡杨

□崇英俊

在茫茫大千世界里,有一种特有的荒漠植物,它不仅被称为沙漠神树,而且还被盛赞为“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三千年的胡杨,一亿年的历史,那真叫铮铮铁骨千年铸,不屈品格万年颂。

据传,胡杨原生于古地中海一带,是一种古老树种,六千多万年以前地球上就已经有它的足迹。从历史角度来看,胡杨起初曾经广泛分布于我国西部的温带、暖温带地区。新疆库车千佛洞、甘肃敦煌铁匠沟、山西平陆等地,都曾发现胡杨化石,距今已经有6500多万年历史。据说我国胡杨林面积的90%以上都在新疆,其中的90%又集中于南疆塔里木盆地的极早荒漠区域。

胡杨树干通直,高10至15米,稀灌木状。树叶奇特,幼树嫩枝上的叶片狭长如柳,而大树老枝条上的叶面却圆润如杨。胡杨具有惊人的抗干旱、御风沙、耐盐碱能力,能顽强地生存繁衍于沙漠之中,因而被人们赞誉为“沙漠英雄树”。维吾尔族人又称它“托克拉克”(即最美丽的树)。

胡杨是一种喜光、耐热、耐寒、抗盐碱、抗风沙、抗干旱的特殊植物。它喜爱沙质土壤,只要沙漠河流流向哪里,胡杨的根须就能跟随到哪里。胡杨是生活在沙漠中唯一的乔木树种,它主要靠种子繁殖。每年七八月份待果穗变黄,蒴果开裂露出白絮后,及时择优采集下来晾干脱种,再选择湿润、肥沃、排水良好的细沙土或沙壤土筑床,进行撒播或条播,且直播造林或栽苗造林均可生效。

胡杨的叶、茎对人畜的生存、保健具有重要作用。如胡杨的叶子就是良好的牛羊饲料,尤其是羊特别爱吃,其绿叶、枯叶以及幼嫩的枝梢,均可供羊食用。由于胡杨生长在高度盐渍化的土壤里,细胞的透水性特强,主根、侧根、躯干、树皮到叶片都能吸收很多盐分,并通过茎叶的泌腺排泄出盐分。当体内的盐分积累过量时,它便从树干的节疤、裂口处自动排泄多余的盐分,形成白色或淡黄色的块状结晶,称为“胡杨泪”或“胡杨碱”,是一种高质量的生物碱,碱的纯度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可入药。尤其在南疆和内蒙西部胡杨生长较多的地方,这种生物碱产量颇丰,除了作为发酵剂用来发面蒸馒头,还可作为制皂原料以及罗布麻脱胶、制革脱脂等原料。据说一棵成年胡杨一年能排出数千克这样的“眼泪”,当地农牧民将胡杨称之为“拔盐改土的大功臣”。

如今全世界的胡杨绝大部分生长在我国,而国内90%以上的胡杨又分布在新疆南部的塔里木河流域,仅塔里木盆地的胡杨保护区面积就达3800平方公里,流域胡杨林占到中国原始胡杨林总面积的四分之三,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塔里木胡杨之乡”。2008年,沙雅南部集中连片、密度较高的近200万亩胡杨林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授予“最大面积的原生态胡杨林”称号。这片悠久、广阔的连片胡杨林带早已成为塔里木河沿岸最优良的四季牧场和野生动物栖息地。2006年4月,这里总面积达39万公顷的塔里木胡杨林还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轮台胡杨公园升格为国家森林公园;以胡杨林为主体的塔里木河中游湿地受到联合国关注,并列为重点保护区域。尉犁县亦已建立沙漠干旱地区胡杨林自然保护区。额济纳胡杨林区被称为当今世界保存最完好的三处老林区之一,现有多株生长长达数百年的胡杨,仍然枝繁叶茂,尽显大漠瀚海风骚和大自然的奇迹。

